

# 第三卷

长篇小说卷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# 延泽民文集



# 延泽民文集

书名题签 / 单荣范

责任编辑：韩继海

封面设计：于克广

### 延泽民文集(第三卷)

Yanzemin Wenji

---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)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4.875

字数：350 000

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 000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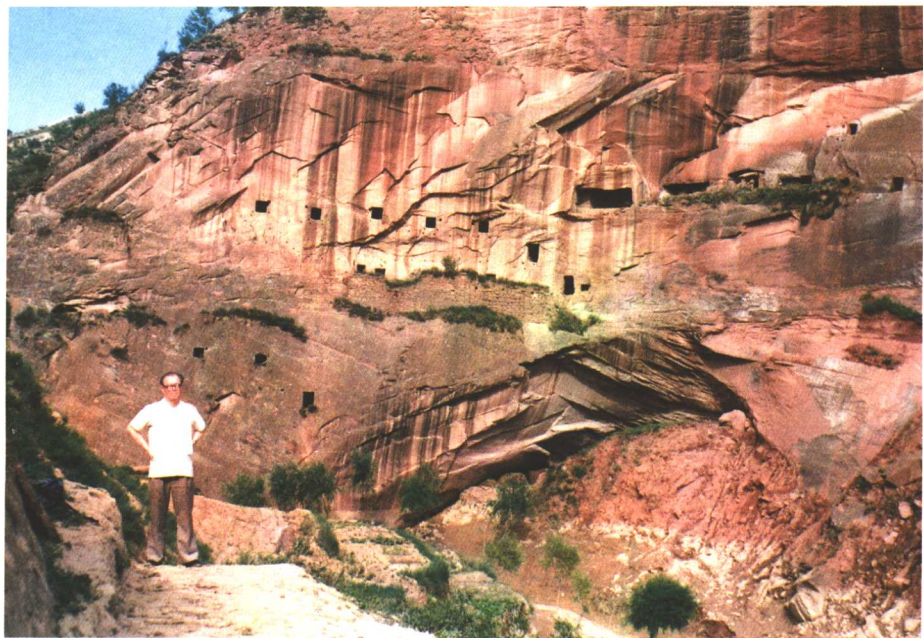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207-04276-0/I·644

平定价：24.00 元

精定价：27.00 元



1980 年于北京翠明庄写长篇



这是当年打过土豪的陕北安塞县李嘴子河崖窑 1985年7月摄



1983年12月与小女儿延妮走在延家畔村口的桃花岭上  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出版说明

一、文集编入的主要作品，是作者已经出版的小说、散文、文艺随笔、电影文学剧本，以及少部分已经发表但未能集或未发表的作品。此次先期出版的作品共分六卷，长篇小说四卷，中、短篇小说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一卷，散文一卷。前三卷为以民主革命战争时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，期间有两篇同类题材的中短篇小说，亦收入第三卷中，不另标明。尚有百万余字的理论文章和革命历史纪实文学作品未收入文集，拟将单编为两~四卷，下次出齐。

二、编入文集的作品，都保持了原来的名称和风貌，作者在《自序》中已有说明。

# 目 录

雷声千里 ..... (1)

第一部 高天柱闯路 ..... (3)

一 赶毛驴 ..... (3)

二 逃命 ..... (10)

三 探母 ..... (13)

四 被捕 ..... (19)

五 惊醒 ..... (25)

六 扬眉吐气 ..... (29)

七 柏枝姑娘 ..... (34)

八 碰壁 ..... (38)

九 新路 ..... (46)

第二部 风声鹤唳 ..... (52)

一 夜半鬼进门 ..... (52)

二 上山 ..... (60)

三 谁主沉浮 ..... (65)

四 真正的神 ..... (69)

五 康大伯求神 ..... (74)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六   | 山寨夜惊 .....    | (79)  |
| 七   | 意外的会见 .....   | (88)  |
| 八   | 无声的战斗 .....   | (95)  |
| 九   | 独战山神庙 .....   | (100) |
| 十   | 杀人之夜 .....    | (105) |
| 十一  | 民心 .....      | (112) |
| 第三部 | 三天三夜 .....    | (115) |
| 一   | 腹背受敌 .....    | (115) |
| 二   | 捉鬼 .....      | (122) |
| 三   | 受审 .....      | (128) |
| 四   | 夜探老鹄沟 .....   | (132) |
| 五   | 天兵奇袭 .....    | (136) |
| 六   | 夜闯鬼门关 .....   | (141) |
| 七   | 为康大伯鼓掌 .....  | (147) |
| 八   | 老虎出洞 .....    | (153) |
| 九   | 宴会 .....      | (161) |
| 十   | 狼虎相畏 .....    | (167) |
| 十一  | 决断 .....      | (171) |
| 十二  | 掉进深渊不泄气 ..... | (176) |
| 十三  | 柏枝探险 .....    | (180) |
| 十四  | 舍己救难友 .....   | (185) |
| 十五  | 引狼出洞 .....    | (195) |
| 十六  | 月儿悄悄 .....    | (204) |
| 十七  | 等康大伯托梦 .....  | (211) |
| 十八  | 夜捣虎狼窝 .....   | (217) |
| 十九  | 山窑里的审讯 .....  | (223) |
| 二十  | 我们又汇合了 .....  | (235)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四部 山沟里的笑声 ..... | (237) |
| 一 初恋 .....       | (237) |
| 二 母亲 .....       | (250) |
| 三 各打各的算盘 .....   | (263) |
| 四 在悄悄的星光下 .....  | (273) |
| 五 欢腾的延水河畔 .....  | (294) |
| 六 不要怕,打! .....   | (313) |
| 七 大战老鹳沟 .....    | (325) |
| 后 记 .....        | (340) |
| 小红军 .....        | (345) |
| 红格丹丹的桃花岭 .....   | (409) |

雷声千里

千里雷声万里闪，  
陕北出了个刘志丹。  
刘志丹来是清官，  
他领上红军上横山，  
一心要共产。

——陕北民歌

## 第一部 高天柱闯路

### 一 赶毛驴

人需要理想,但是需要人的、符合自然的理想,而不是超自然的理想。——这话是谁说的来着?列宁。

我从小就有理想,但真有点“超自然”,没有实现,这才又换了另一种“符合自然的理想”。

我的奶名叫小树,我心里想的大名叫高天柱。

为啥叫高天柱?这和孙悟空有点关系。

我从小就爱听故事。当我喜欢故事中的某个人物时,我就想学习他,想变成那样的人物。

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,我就想变成一个孙悟空。你看,孙悟空能上天,能入地,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,想变什么就变什么,多威武啊!不要说唐僧西天取经路上那“九妖十八洞”里的妖精,就是天上的“玉皇”,地下的“阎王”,也不敢

欺负他。嘿，那才叫真本事哩！

我羡慕孙悟空，但总不能把大名叫成孙悟空呀。那末叫啥呢？我往地下想，也往天上想。有一次，我坐在山畔上，抬头一望，哈，天上一定不赖，要是有一个通天柱，我就像上树一样爬上去看看，多有意思呀！于是我便忽然想起这个大名。不过，我好久没好意思宣布这个大名，村里人照旧叫我“小树”。

我的家在延水河上游的一个山沟里，村名叫“卧牛沟”。在这个小山沟，庄稼娃娃能干的活，我都干过。十岁以前，我给家里拾牛粪、扫树叶、拾柴、割草；十岁以后，就给村里受苦人帮忙，春天点籽，夏天锄草。干脆说吧，春播、夏锄、秋收、冬藏，我都干过。不是吹，咱样样精通，样样都干得呱呱叫哩！村里的人没有不夸奖咱的。

但是，我不甘心干这个，我想当孙悟空。我在干活的时候这么想，睡觉做梦也这么想。可是，从梦里惊醒，睁眼一看，还在土炕上睡着。我坐在山畔上这样傻想一阵之后，肚子叽里咕噜叫唤了，我才又干眼前的活。

最后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上天不可能，入地也不行，我这才选定一个实实在在的职业：赶毛驴。

俗话说：“门里出身，自会三分”。我选这个职业，完全是爸爸的影响。

可是，谁能想到，我倒霉也就倒在这赶毛驴上。

当然，我后来走了好运，又跟这个赶毛驴分不开。真是古怪稀奇，一言难尽！

那是刚刚过了农历的二月二，老百姓管它叫“龙抬头”的时节。

本来这是个好时节，可我差一点把小命送了。

这时候，南飞的大雁小燕，都欢欢喜喜叫唤着回来了。地下封冻的几个月的种子和草根芽都开始萌动。山坡上的桃李杏树枝头，也冒出像黄豆一般大的疙瘩，摇头晃脑，笑咪咪地准备开放。

这一天，我赶着自己的毛驴，住在西城县的一个小店。我把新揽下的驮运货物清点妥当，准备第二天就返回家乡。

不料，到了傍晚天气突然大变了。一夜之间，从穿云顶天的峰峦层巓到深壑峡谷的沟沟岔岔，都被大雪盖住了，整个陕北高原，都变成白皑皑的冰雪世界。那真是：

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，  
井子黑窟窿，天地一统笼。

当然，这并没有把我难住，我没有因此改变旅程计划。

天色还在黎明前的朦胧之中，我便和以往一样，付清了店钱，赶上毛驴，兴致勃勃地开路了。

我喜欢唱歌。在往日，不论我一个人走路，还是和别人搭伴，一出店门，我总爱哼哼信天游小曲。不是说咱的嗓门好，这个咱不敢吹，比起戏里那些小生小旦的嗓门来，咱可差远啦；这只不过是咱的一个爱好嘛。

可是，今天我不能亮嗓啦。

我的毛驴驮的货物太重，除了二百张山羊肚羔皮，还有两个用麻袋包扎起来的小木箱子。别看它小，里面尽装的是铁疙瘩，雇主说都是钉子。谁知道是啥！反正足有五十斤重。我怕把毛驴压坏，又怕它滑倒，只好把两个木箱拴起来，自己背着，让毛驴只驮羊羔皮。那木箱背在我脊背上，麻绳勒住肩膀，就像狗牙咬住一样，直往肉里钻，不仅使我的肩背又酸又痛，而且在翻过一架大山的时候，累得我满头大汗，连气都喘不过来，哪里还有力气唱歌！

雪花在北风追赶下满天飞，但我并没有觉得寒冷。

我紧紧地跟在毛驴后面，闷着头，眼睛瞅着前面的路，生怕毛驴滑倒。



我不断地向毛驴发出警告：“喔，慢着，滑啦！”提醒它注意盖在雪底下的暗冰。

我顾不得左顾右盼，更顾不得向后看。

我正在曲曲弯弯的河沟沟里小心小步地向前行走中，突然听见身后忽地一声，真像一条豹子扑到我的身上一样。

“日你妈的！你想吃我！”我的脑子里刚刚闪出这个念头，准备转身搏斗的时候，眼睛就被蒙住了。我这才明白，不是豹子，而是人。

我背上的木箱被卸下了，接着就被绑在道旁的一棵大树上。

我没来得及看清他们是什么人，但我心里明白：他们是土匪，我被抢劫了。

这不是一般的抢劫，这是一次会使我变成奴隶的抢劫。这比干脆把我一家伙弄死还可怕！

我难过死了，急得直流眼泪。

毛驴是我家的。它是父亲一年前去世时留下的唯一遗产。对于我来说，失掉了毛驴，就等于庄稼汉失掉了土地，失掉了靠它生存的指望。

更吓人的是这二百张山羊羔皮实在太贵。

羊羔皮，本来就比大羊皮值钱。肚羔皮就更贵了，它是从临产的母羊肚子里剖出来的，毛色细软光滑，有的甚至比狐狸皮还贵哩。所以商贩们为了牟取暴利，每得到这样一张肚羔皮，就要杀死两只生命——母羊和在胎里的小羊。

且不说那两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铁器值多少钱，单说这二百张肚羔皮，也要值几百块大洋，我哪里能赔得起呀！卖地没地，卖媳妇没媳妇，只有一眼小土窑，卖不出几元钱呀。再说卖掉它，我和妈妈到哪里去住嘛！唉，最后就得卖我自己，一辈子揽工还账，变成一个终身奴隶，到死也没有自由的日子，还想当孙悟空，屁！

我痛苦地喊叫，恳切地哀求，拼命地挣扎，都不顶事。

强盗是不会怜悯人的。我连一句回声也没有听见。几分钟后，强盗离去了，在我耳边响起的，只有飕飕的风声。

从山梁上刮来的刺骨寒风，追赶着雪片，无情地袭击到我脸上，像针刺一样疼痛。

寒冷、忧愁、恐惧和愤怒凑成一疙瘩，使我的全身都哆嗦了。

在最初几分钟，我只顾向强盗哀求、呐喊、挣扎，当我明白这些都毫无用处时，我的嘴巴已经僵直，说不清话，我的脑子里才出现死亡这个闪念：

“妈呀，我要冻死在这里啦！”

这一天，我差一个月零十三天才满十六岁。

本来，我是下决心要继承父业，赶一辈子毛驴的。我哪里会想到，单独拉脚还不到一年，就碰上这样倒运的事呢！

我自从有记忆力那天起，父亲先是给财主揽工，后来闹了一条毛驴，就自己拉脚，去三边运盐，到黄河畔驮炭，挣几个脚钱，养活家口。

当我懂事之后，才知道家里没有土地，父亲赶毛驴是不得已的。但我还是认为父亲所选择的谋生之路最好，他同揽工汉一样，不欺负人，不坑害人，全靠自己的两条腿跑路、两只手干活挣钱吃饭。土匪抢不到咱名下，财主、官家，咱不惹他们，这不是就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了吗？因此，我就是这个主意：赶毛驴。

我这个愿望，从十三岁那年就开始实践了。我先是学着喂毛驴，伺候毛驴。后来就跟着父亲出去拉脚，见世面。不到两年，我便精通了这门行业，可以和别人结伴拉脚了。

当父亲第一次允许我和别人搭伙赶脚的那一天，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没有睡觉。

咱要说心里话。在这之前，父母亲曾打算给我找个媳妇，我心